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六十九回 罰黃賊建祠旌烈婦

汪知縣看罷多時，將佳人焦蕙蘭的這十首絕命詩詞，遞與秀才魯見明的丈人焦成看了一遍。焦成越加傷感，說：「只求父母與生員做主，拿土豪黃信黑問罪。」知縣聞聽舉人焦成之言，說：「你不必著急，本縣自有道理。」說罷，來到公位坐下，把秀才魯見明叫過來，問了一遍。魯見明並不敢隱瞞，就將「黃信黑找去要錢，輸了他三百兩銀子，黃信黑不容時刻，生員萬般無奈，才把我妻子焦氏折算與他方休。黃信黑要作為妾，焦氏聞聽此言，昨日夜晚，打發生員不在家中，他就自縊而亡。我二人並無拌嘴打架。」汪知縣聞聽魯秀才之言，說：「難為你還是儒門的弟子，也有因賭錢將結髮的妻子算與人家為妾的嗎？你真是狗彘不如，衣冠中的禽獸！等本縣將焦氏的十首詩詞，並其中的情節，詳報本府的劉大人的台前，回文一到，再定你與黃信黑的罪案！」說罷，又吩咐魯見明將焦氏的屍首暫且卸下，停放看守。這才站起身形，往外面走。來到外邊，上了大轎，轎夫上肩，魯見明與焦成，把汪知縣送出鎮外。焦文舉回家而去。魯秀才灰心喪氣，也就回家，不必細表。

再說汪知縣坐轎人抬，逕奔宣城縣大路而走。不多一時，來至宣城縣，進了衙門，先派差人將黃信黑鎖拿，然後來到內書房坐下，吩咐內廝將稿房傳進來。汪知縣一見，開言講話。

汪知縣，眼望稿房開言講話：「要你留神仔細聽：黃池鎮中這一案，速速地作稿莫消停。詳報本府劉太守，回文一到遵命行。還有那，焦氏的，自作《絕命詩》十首，文書之中要講明。」稿房聞聽忙答應，登時作稿不消停。

騰清裝在封套內，星飛電轉上江寧。按下此事不必表，再表清官叫劉墉。自從拿了趙通後，金陵一帶盡聞名。這個說：「省內這位劉太守，不亞龍圖包公！」那個說：「本是皇后的乾殿下，他的老家在山東。」這個說：「這位老爺子肯私訪，不是賣藥就講子平。」按下居民挨靠後，再把那，劉老大人明一明。這一天，正然升堂把民詞看，忽然間，一名書辦往裡行，雙手高擎一封套，細想來，定是文書裡面盛。登時就把大堂上，站在那，公案一旁把話雲，開言不把別的講：「大人留神在上聽：這是那，宣城縣的文書到，不知詳報何事情？」劉大人，聞聽接來打開看，書辦答應不消停。大堂之上拆封套，取出文書雙手擎。遞與清官接過去，劉大人，舉目留神看分明。

劉大人接過文書一看，只見那上面寫：「稟省屬下宣城縣，卑職汪自明，詳報黃池鎮人命一案。生員魯見明，因賭輸贏，將妻子焦氏折算與黃信黑土豪為妾。焦氏於臨娶以前，夜晚見魯見明去賭未歸，自作絕命詩詞十首，自縊而亡。卑職業已差人，將黃信黑鎖拿。卑職不敢自專，聽候大人的示下遵行。」

劉大人看罷，又往後瞧，只見那焦氏的十首絕命詩詞，黏列於後。眾位明公，聽我念來。

這清官，座上留神朝後看，只見那，字跡端正寫成行。

頭一首：「風雨淒淒淚暗傷，鶉衣不奈五更涼。揮毫欲寫哀情事，提起心頭更斷腸。」二首是：「風吹庭竹舞喧嘩，百轉憂愁只自家。燈蕊不知成永訣，今宵猶結一枝花。」三首是：「獨坐茅簷集恨多，生辰無奈命如何。世間多少裙釵女，偏我委曲受折磨！」四首是：「人言薄命是紅顏，我比紅顏命亦難。拴起青絲巾一帕，給郎觀看淚痕斑。」五首是：「調和琴瑟兩相依，妾命如絲旦夕非。獨有一條難解事，牀頭幼子守孤幃。」六首是：「滄海桑田尚交遷，人生百歲總歸泉。寄言高堂多珍重，切莫悲哀損天年。」七首是：「是誰設此迷魂陣？籠絡兒夫暮至朝。身倦囊空歸臥後，枕邊猶自呼么么。」八首是：「焚香祈禱告蒼天：默佑兒夫惟早還。菽水奉親書教子，妾歸黃土亦安然。」九首是：「暗掩柴扉已自知，妾命既死亦如歸。傷心更有呢喃燕，來往窗前各自飛。」十首是：「為人豈不惜餘生？我惜餘生勢不行。今日懸樑永別去，他年冥府訴離情。」劉大人，看罷《絕命詞》十首，連連贊歎五七番。說道是：「可惜這樣裙釵女，只落得，身軀自縊把梁懸。我何不，啟奏乾隆當今主，旌獎烈女焦蕙蘭。不枉他，留下《絕命詞》十首，也顯得，古郡金陵出大賢。」劉大人，想罷時多會，眼望書辦把話明。

劉大人看罷多時，眼望書辦何英講話，說：「將黃池鎮生員魯見明的妻子這一案，速做文書，詳報督撫。然後我再修本章，啟奏聖上。」書辦答應一聲，翻身下堂，去作文書，詳報督撫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劉大人又辦了些別的公務，這才退堂，回到內書房坐下。家人獻茶，茶罷擱盞，廚役擺飯，大人用畢，撤去傢伙。

天氣將晚，隨即乘上燈燭，劉大人就在燈下修本章，裝入本匣之內。諸事已畢，這才安寢。一夜晚景不提。

到了第二天早旦清晨，劉大人起來，淨面更衣，在大堂上拜了本章，放了三聲大炮，閃開中門，打發本章出離衙門。押折的差官出了江寧府的城池，逕奔北京大道。眾位明公：羅鍋子劉大人初任；雖說是個知府，可與別的知府大不相同，乾隆佛爺許過他隨便出折子奏事。書裡表明，還是言歸正傳。

且說的是，劉大人上本的差官，離了江寧府，逕奔北京大道而走。

只見那，差官坐騎上了道，加鞭頓轡往前行。此書不講桃花店，杏花村也不在這書中。此書比古詞不一樣，這都是，眼前的故事出在大清。書裡表明歸正傳，再把那，上本的差官明一明。在路行程非一日，涉水登山也記不清。

那一天，進了彰義門一座，又到那，通政司的衙門去投文。

按下差官歸寓所，晚景休提又到天明。這通政使司的大人，不敢怠慢，只得進內啟奏主公。跟隨早膳將事奏，劉墉的本章進了朝中。乾隆聖主看了一遍，滿面添歡長笑容，說道是：「竟有這樣才淑女，十首詩詞作得精。可歎紅顏多薄命，這句俗言是真情。此禍皆因魯見明起，秀才輸妻與禽獸同。黃信黑，也就實在真可惡，私折人口理不通。」聖主爺，看罷足有時多會，說「必得如此這般行。」王開金口說「看筆硯」，內侍答應不消停。登時間，文房四寶全捧過，聖主爺，御筆親批寫得更明。上寫著：「劉墉接旨遵批辦：速拿秀才魯見明。將他的，兩手之上去八指，看他怎樣去賭輸贏！黃信黑，應該罰銀一萬兩，與焦氏，修蓋祠堂在金陵。魯見明，就叫他去看香火，以表烈女美英名。」聖主爺，御批完畢把筆落下，原本發出內院中。金陵差官接了本，曉行夜往奔江寧。那天，來到了金陵郡，劉大人，跪接御批遵命行。在位的，可有到過江寧府？便知此書是真情。到而今，焦氏的祠堂還現在，燒香的還是魯見明。這是那，乾隆聖主的御筆斷，出在那金陵一座城。後人看到其間作了詩一首：

可惜佳人焦蕙蘭，遇見秀才無義男。

土豪罰銀一萬兩，焦氏芳名萬古傳。